

苦境

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

孙郁
主编

但不论在哪里人们都把他视为外人章疯子林纾

章太炎 黄侃 李叔同 吴虞 辜鸿铭 林纾 朱湘 章太炎 朱湘 李叔同

李叔同 毁他的却是什么 吴虞 辜鸿铭 林纾 朱湘 章太炎 朱湘 李叔同

他生在南阳 他生在南阳 他生在南阳 他生在南阳

他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章疯子 但不论在哪里人们都把他视为外人章疯子林纾

章太炎 黄侃 李叔同 吴虞 辜鸿铭 林纾 朱湘 章太炎 朱湘 李叔同

他根本不懂外文却成为著名的翻译家 他生在南阳

章疯子 林纾 辜鸿铭 他生在南阳

朱湘 由光复会翻译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者之

吴虞 李叔同 吴虞 辜鸿铭 林纾 朱湘 章太炎 朱湘 李叔同

辜鸿铭 名悲欣交集 他生在南阳

苦境

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

孙郁◎主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境——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孙郁主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214-456-9

I. 苦… II. 孙… III. 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561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65228880@163.com(投稿)

65133603@163.com(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 订: 恒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6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4-456-9/K·466

定 价: 4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原序

文化怪杰，何如人也？不如先想想自己的所知所感。我昔年看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现在还记得，他主张称现在所谓哥们儿为“苦朋友”，因为同在自然定命的宰制之下，生活只有苦而没有乐。这就比佛家更深入一步，因为佛家的苦海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外还有净土，也就有常乐我净。我各方面都浅，碌碌一生，虽然也不少在精舍门外徘徊，却没有勇气走入禅堂。这是一面。可笑的是还有另一面，觉得叔本华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并抓住这个理而推演之，说生而为人，都是“弱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什么不勉为君子，甘心为弱者？是因为一直认为，人，生物也，就不能不受天命的制约，又社会动物也，就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受制约是要听从自己以外的，也就是想逞强而强不起来。空口无凭，可以举无限的事例为证。只举一点点。《礼记中庸》篇说，“天命之谓性”，这性，大而总的表现是要饮食，要男女，其下就来了“率性之谓道”，要吃要喝，就不能不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要生儿育女，就不能不为找个异性而流汗甚至流血。这由耕田到流血，种种活动，或说挣扎，都是受天命的制约。还有社会的制约，虽级别下降而力量却不小，比如都是胡里糊涂地有了生，而巧或不巧生有明清，男（如果走士仕之途）就不得不作八股，女（如果为占国人绝大多数的汉族）就不得不缠小脚。不能不，不得不，是向

天命和礼俗低头，低头者，奴婢行径也，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人都是弱者。

可是人，为万物之灵也罢，不配称为万物之灵也罢，本质和行为都不简单，也就还有与低头并存的另外一面，这存于心。可以名为理想或幻想，形诸外，夸而大之，可以名为脱俗甚至造反。造反，不是弱者干的事，所以也就要承认，人也未尝不可以勉为强者。强到不服从天命，想当很难吧？但也并非绝不可能。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应当宽厚一些，如由客观方面看是还可以饮食，还可以男女，却“自动”走了伯夷、项羽的路，或马祖、赵州的路，我们就要依某些章回小说列什么榜之例，把他或她写入“强榜”。遵薄责于人的圣道，不畏天命既然大不易，我们就放松些也好；可以下一层楼，只取不畏礼俗的。这数量虽然未必很多，翻翻青史，总当碰到一些吧？比如一时想到的，只是西汉，就有男，杨王孙，礼俗重棺槨，他却要裸葬；女，卓文君，嫁汉，礼俗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却自由恋爱，随着意中人跑了。我自信是弱者，也许如穷光蛋之更易梦拾金，却特别喜欢强者，敬重那些不向礼俗低头的。不向礼俗低头，汉以后，还有更突出的，如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宣称有七不堪和二不可，这是一般人惯于如何如何，他却偏偏不这样。显然，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怪”，轻说是看不惯，重说是“世教所不容”。结果他就真被动走往洛阳东市，身首异处了。君子不以成败论人，——也无妨用另一个标准，以成败论人，说这是不向礼俗低头，为弱者吐了一口不平之气，人间罕见，是胜者，是强者，值得画影图形，歌而颂之的。

可是我们的历史，主要为堂皇典册，是帝王授命写的，而帝王，以及离帝王不很远的所谓正人君子，是痛恶造反的，纵使不是对帝王，而只是对礼俗。其结果，史书上著录而表扬的，如忠义，都是帝王说什么听什么，如列女，都是良人说什么听什么。直到帝王和良人胡来，倒了霉，为主死。少数强者，敢造反，幸而得流传，大多是靠野史、笔记之类，或者说，只能躲在史部甚至子部的夹缝里。显然。为了人生的真能

向上,这是不合理的。求变不合理为合理,像是应该颠倒过来,至少是平等对待。对世俗所谓“怪人”,同样宣付史馆,然后是入史,详述他或她的怪,让也愿意怪至少是欣赏怪的人看看,以过其勉为强者之瘾。

以上是多年来的想法,自己也未尝不想实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如对“侯门一入深如海”的佳人,想之后反而希望忘却。而人间竟有奇事,是不久以前,孙郁先生来,说他编了一部名为《苦境——中国文化怪杰心录》的书,收晚明到现代徐渭、李贽、辜鸿铭、李叔同等十几个人^①,由专人分写,详述他们的不同于凡俗的言行,“旨在使人们从庸俗的文化认同中走出,增强一种独立的人生品格,以史为鉴,去创造别一类的生活。”问我有什么意见,如果认为还有些价值,希望我在书前说几句。我说我赞成编这样的书,理由已经在上面说了。只是缕述理由,也许还不够吧,那就加说个希望,是有较多的人多看这样的书,长街上的万岁声就有可能减弱一些,则国家,民族,甚至扩大为人类,都幸甚矣。

张中行

1997年2月19日于元大都北鄙

① 本版只收入近现代的林纾、章太炎、辜鸿铭、吴虞、李叔同、黄侃、朱湘等七人。——出版者注

目 录

畏庐杂色——林纾的激进与退守 /1

- 一、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 /3
- 二、七上春官却终身不仕 /8
- 三、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 /12
- 四、不懂外文却译作如林 /23
- 五、从拥护民国到眷恋清室 /30
- 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38
- 七、自奉简朴而助人为乐 /52
- 八、笔耕不辍并老而弥勤 /55

“一个外人”——辜鸿铭的心灵家园 /59

- 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61
- 二、游学西洋 /63
- 三、寻根：编织完美中国的梦 /69
- 四、幕府二十年 /72
- 五、老中国的辩护士 /82
- 六、混乱年代里的悲剧与喜剧 /95
- 七、至死不解的梦幻 /103

大偏至正——章太炎和他的时代 /107

- 一、汉学启蒙 /111
- 二、在诂经精舍 /115
- 三、心仪政治风云 /118
- 四、与《时务报》馆的冲突 /120
- 五、武昌碰壁 /123
- 六、台湾避难 /125
- 七、剪辫发与谢本师 /128
- 八、“轰震海内”的《诂书》 /133
- 九、爱国学社 /135
- 十、革命的檄文 /138
- 十一、《苏报》案 /142
- 十二、在狱中 /145
- 十三、佛性与国粹 /150
- 十四、与保皇派论战 /153
- 十五、笔战吴稚晖 /154
- 十六、《民报》被禁 /157
- 十七、学问家 /160
- 十八、与孙中山的矛盾 /164
- 十九、“宋案”前后 /169
- 二十、“章疯子”大闹总统府 /171
- 二十一、囚禁在北京 /174
- 二十二、游说军阀 /175
- 二十三、品评人物 /177
- 二十四、壮心不已 /179

光荣与颓唐 —— 吴虞晚年的生活与思想 /181

- 一、参加南社 /184
- 二、受聘北大 /186
- 三、结拜名流 /190
- 四、北大喧嚣 /194
- 五、父女失和 /198
- 六、厌倦新派 /203
- 七、涉身花丛 /208
- 八、辞离北大 /213
- 九、执教成大 /217
- 十、潜心礼佛 /221
- 十一、购买房产 /224
- 十二、丢掉教席 /228
- 十三、游历南京 /232

悲欣交集 —— 李叔同的灵之舞 /237

- 一、天津的家 /240
- 二、在上海 /248
- 三、留学日本 /259
- 四、执教生涯 /271
- 五、青灯古佛相伴 /293

率性而行 —— 黄侃的为人与为学 /309

- 一、圣童·孝子·革命党人 /311
- 二、甘为门人的学问大家 /316
- 三、诗酒文章率性言行 /331
- 四、苦读学者与执教严师 /344
- 五、巧取豪夺爱书人 /354

弃 世——朱湘的无选之选 /361

一、孤独的智慧少年 /363

二、反叛清华园 /366

三、无奈婚姻 /368

四、二进清华园 /370

五、不甘屈辱的留学生活 /379

六、陷入贫困 /386

七、在漂泊中无望的挣扎 /389

八、最后的抗争 /392

九、身后并不寂寞 /396

畏庐杂色

◎ 连燕堂

—— 林纾的激进与退守

译书也好，维新也罢，他终究是个旧人。

- 一、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
- 二、七上春官却终身不仕
- 三、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
- 四、不懂外文却译作如林
- 五、从拥护民国到眷恋清室
- 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 七、自奉简朴而助人为乐
- 八、笔耕不辍并老而弥勤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六桥补柳翁、餐英居士、践卓翁、蠡叟等。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学者称闽侯先生，卒后门人私谥曰贞文。生于清咸丰二年壬子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1月8日)，卒于1924年10月9日，享年72岁。

林纾是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而且的确有些“怪”。最受人称道的是：他根本不懂外文，却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最受人非议的是：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力的启迪者之一，却拼命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其他如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七上春官却终身不仕；眷恋清室但不反民国；自奉简朴而慷慨助人；体弱多病而笔耕不辍……

一、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

1921年秋，林纾撰《七十自寿诗》二十首，略述生平遭际，其中第一首就说：

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回头未忍思家难，傲骨原宜老布衣。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

（见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46页。以下简称《年谱》）

中国知名人物中出身寒微的并不少见，但像林纾这样穷苦困顿到形同饿夫，并且旋起旋落、灾祸不断的却也不多。

福建姓林的很多，但林纾这一支并非土著。其十世祖自金陵（今南京一带）迁居闽县之莲塘村，世世代代，俱是农夫，过着土里刨食的艰难生活。

据林纾在《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见《畏庐续集》）中说，到他祖父那一辈，因为母亲（林纾的曾祖母）双目失明，生活益艰，便离开土地，到城里去做工。具体做什么工作，现在已无可考实，但从收入很低这一点来看，大概也不外卖苦力或跑腿打杂之类。除一日两餐外，主人每月只给一千二百钱，根本不够养家，所以林纾的祖母和大姑还得没日没夜地做针线活，每天可得百钱。即便这样，还是填不饱肚子。当时林纾的父亲刚会走路，家里每天熬两顿稀饭，先捞稠一点的给七十高龄的曾祖母，然后喂父亲，祖母和大姑就只能喝点稀汤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曾祖母八十一岁上去世了。这时父亲已经十三四岁了，便出去作了童工。多了一个人赚钱，林家的生活渐渐有所改善，林纾的叔父也有机会读了几年书。

林纾的父亲，名国铨，字云溪，是个很能干的人。年龄稍长，受到城中某公的赏识。某公经营官盐，把建宁一路的生意全权委托给他，几年间，确实赚了不少钱，于是拿出一千缗，在城里玉尺山脚下典了一所房子居住。

林家虽然有钱了，但是没有地位，经常受到土豪劣绅的欺负。当时福建流行一种铁钱，一千个铁钱顶一百文铜钱。林国铨典房子的时候，典券中只写了钱数，而没有注明是铜钱还是铁钱，因此让人钻了空子。

有个叫陈莲峰的，是位举人。当地民风醇厚，素重科名，举人的身份是很受人尊敬的，但是这位陈举人却寡廉鲜耻，武断乡曲，鱼肉百姓。

一天，陈举人让人提着一千五百缗铁钱，到林家赎屋，实际上只值铜钱一百五十缗。

林纾的父亲往建宁贩盐，不在家，祖母陈太孺人出面与陈举人理论，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先生科名中人，异日即为他省之官吏。狱贵察情，宁不知铁钱千仅抵铜钱百耶？老妇辛苦哺儿，幸儿能典屋以安老妇，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

陈举人理屈词穷，不能正面作答，只是大施淫威，“飞掷杯碗，摧折几案，隳突咆哮如悍吏”，威逼交出典券。陈太孺人叹气地说：“果读书人不可理喻者，老妇受赎还屋可也。”随即掷券于陈，一月后移家于城外横山。

孰料祸不单行，父亲雇往建宁贩盐的两条船，中途遇到旋涡，触礁沉没。当时对官盐的管理是很严格的，父亲拿出所有的资产予以赔偿，从而又复一贫如洗了。

祖母倒是很看得开，说道：“吾子谨愿，今如此，天也。且余少居贫，迨老再困，直复吾故而已，吾不贫之畏也。”（均《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

祖母这种处变不惊、安贫乐道的达观态度，对林纾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然而，看得开是一回事，一大家子人需要吃饭却是个实际问题，所以父亲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台湾淡水去做生意。

但是最初几年，由于资本短缺，人地生疏，父亲根本没有赚到钱，不仅没有钱寄回家，有时连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这时候林纾才五岁（虚岁，下同），便到外祖母家寄食。外祖母待他很好，但他经常受到邻家小孩的讥笑和欺侮，不久就气愤地跑回家来，再也不去了。母亲以为他有志气，亦即听之。

家里的生活实在困难，到他九岁那一年，可以说达到顶点。这一年，他又添了个弟弟，正好父亲回来探亲，但是为了生计，弟弟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又回台湾去了。这时全家共有九口人，父亲常年在外，困不能归；祖父、祖母年老体衰，需人供养；叔父新丧偶，又没有工作，无计可施；林纾本人和弟弟秉耀、堂弟秉华，年尚幼小，浑不解事，嗷嗷待哺；全家人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挣的那点钱。姐姐只比林纾大五岁，其实也还是个孩子，加上年景不好，盗匪横行，所以母亲的境遇比当年祖母率大姑治针黹以赡家时还要艰难，连一天两顿稀饭都不能保证，每月有五六天不能举火。林纾后来在多篇作品中记述了当时的苦况，读来令人泪下，例如其《先妣事略》云：“耀生二日，府君客游台湾。资尽，困不能归。岁大寝，澳门贼以铜艇阑入内港，聚江南桥下，謬言与南船竞铁锚，发炮互轰。纾适家横山，距江三里，飞弹蚩然，日夜从屋上过。比屋奔徙略尽，宜人以无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键纾不令出，拥弟及妹环宜人而泣。宜人方缝旗，抚慰

大姊言：“抵夜尽三旗，可得钱四百许；明日，大父母及尔兄弟当饱食矣。”纾时幼冲，不知母言之悲也（见《畏庐文集》）。

又在《母弟秉耀权厝铭》中说：

亡弟秉耀甫周岁，先君客游于台，资尽不能归。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长姊针黹以自给。一日再食，至不能举。纾方九岁，向午自塾归，母以四钱市傅饪，命食之，遣去，不言全家之未举火也。弟时盘旋地上，见炉中沸渾，问先大母曰：“糜乎？儿饥也！”大母泣，母孺人强笑呵之，而心愈悲（见《畏庐文集》）。

这种艰难苦况，到林纾十岁时才有所好转。这一年，叔父（名国宾，字静庵）得到一个塾师的位置，每月可有三两银子的收入。这样，祖父母和林纾兄弟就不用饿肚子了。第二年，父亲的生意也有起色，八月，从台湾寄回二十两银子，以后每月都有钱寄来，从而全家都可以每天吃饱饭了。

当然生活还不富裕，母亲和大姐还得继续做针线活予以贴补。十六岁时，林纾自己也去了台湾，帮助父亲经商，做一些簿记、杂务之类的工作，一待就是三年。十八岁回来结婚。

这几年，全家人日夜劳作，虽然辛苦，倒还平安。不料结婚后的第二年便“丧葬接踵”，“苦更不翅”。先是祖父见背。不久，父亲身染重病，自台湾归来，调养四十日，不治而亡。接着，年迈的祖母承受不住丧夫失子之痛，也撒手而去了。年仅十九的林纾，连逢三丧，悲梗劳顿，身心交瘁，得了严重的肺病，“日必咯血，或猛至者，则盈碗矣”（《畏庐三集·述险》）。

林纾的叔父这时也在台湾，接替了父亲的位置，但他又在台湾成了家，实际上没有能力照顾福州的家了。于是林纾不得不自己挑起养家的重担。二十一岁时，他到一户姓王的人家作教师，不知为什么，不久就离开了（胡孟玺著《林琴南轶事》云：“先生早岁在乡，日必习武一小时，授徒时亦然，曾因此而且被迫辞馆。”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一家）。他的朋友王灼三（字薇庵）见他实在困难，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请他到自己家里坐馆，而自己则就馆于别家。

王家其实也不富裕，所以这对患难之交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的精神便更觉可贵。林纾后来在《告王薇庵》（见《畏庐文集》）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呜呼！士当贫贱坎凜之日，亲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见而奔避。于此有

苦境

人扶之、携之，虽佞也、屠也吾犹侣之，而况躬孝友之行，负文章之名，爱我以德，接我以礼，感我以情者耶？忆戊寅之间，君馆余于家，君别出馆于史氏。数日必归，归必把余之手而谈。时雨盛屋穿，数易其座，渗随及之。君与余方纵谈世务，倾吐肝胆，怡然有得，而各忘其贫。

戊寅即1878年，时林纾二十七岁。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林纾当时生计之窘迫和精神之旷达。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令林纾终生痛心疾首。

林纾的弟弟秉耀，见哥哥实在辛苦，有心帮他一把，又想哥哥喜欢读书，但为生计所迫，至今学业未成，自己应该玉成他，于是和母亲商议，想到台湾投奔叔父，学做生意，挣钱养家，以便减轻哥哥的负担。秉耀自幼体羸多病，所以林纾知道他的想法后极力劝阻。但是秉耀心意已决，便趁林纾赴试不在家的时候，毅然去了台湾。当时台湾是有名的瘴乡，秉耀抵台，正值时疫流行，四个月后即染病而亡，死时虚岁才十九岁。噩耗传来，林纾痛不欲生，立即赴台奔丧。一年后，棺槨运回，厝于玉尺山麓，林纾写了一篇感情深挚的《母弟秉耀权厝铭》，中云：“呜呼！纾不孝不友，竟以口腹累吾弟矣！”沉痛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林家生活条件的根本转变，是在林纾三十一岁考中举人以后。

中举需要读书。林纾的读书道路也是很不平坦的。

林纾五岁的时候，家贫无食，寄居外家。有一天，外祖母带他上街，老远听到朗朗读书声，他便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处塾馆，先生正教学生读《孝经》，他即站在窗外静听默念，反复几遍之后，居然能够背诵。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此后便经常到塾馆窗外偷听。一次，天上下起细雨，林纾听得出神，衣服都淋湿了，他还浑然不觉。后来塾师发现了，把他叫进屋里，问明情况，知道他因为家贫不能入学，而内心实在渴望读书，塾师深受感动，破例允许他免费旁听。

这位著名翻译家、文学家的学业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后来他在《蠡叟丛谈·凶宅》中说：“余五岁时……背灯读《孝经》”。可见他在这个塾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和兴趣，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林纾从外祖母家跑回去以后，家里虽然困难，但是长辈们见他志向学，并且确实希望能出个读书人改换门庭，所以还是送他入村塾。

小林纾学习刻苦，进步神速，塾馆功课之外，又拼命自学。晚年他在教育子女时回忆当时情景说：

余自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已而，又得《小仓山房尺牍》，则大喜。母舅怜之，始以其《康熙字典》

贻我。时吾攻读甚勤，尝画棺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若张座右铭者（《年谱》卷一第5页）。

有一天，他在屋角的一只破箱子里翻出叔父留下的几本旧书，有《毛诗》、《尚书》、《左传》和《史记》，他如获至宝，随即翻阅起来。《史记》只剩下半部，年表及八书部分不见了，幸而本纪、列传都在，他顺手翻到《魏其灌夫武安传》，读之，大喜曰：“此等文章，最入人肝脾！”接着，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半本《史记》全部读完了。他从而受到启发，心想，家里穷，买不起成套的书，就读这种断简残编也很不错。于是便每天省下几文早点钱，攒到一定的数目，就到城里旧书摊上去买些残本子集及列史读之，间及《文选》、韩、杜诸诗。到十六岁时，竟积书三橱之多，及至二十以后，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二千余卷。

像林纾这样读书，固然没有什么系统，但同时也就没有什么框框，使他得以博观约取，自由发展。

林纾十一岁的时候，拜同里薛锡极为师。薛锡极字则柯，《畏庐文集》中有《薛则柯先生传》，记述其人其事：

这位薛先生，“长髯玉立，能颠倒诵七经，独喜欧阳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诗，抗直好忤人”。同族同辈中有三人成进士，但他不屑一顾，在横山结庐隐居，授徒六七人，而独重林纾，并赐名曰微。他教学生，不教八股文，而是教读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对林纾要求尤其严格，尝曰：

“吾不为制举文。若（你）熟此（暗指欧文杜诗），可以增广胸次。且吾尝见乡之贡士矣，以时文博科第，对案至不能就一札。设闻之，得毋以我为悖耶？”

林纾后来成为著名的古文家，与薛先生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然而，那时候的读书人不会八股文是没有出路的。薛先生虽然自己不教八股文，但是恐怕耽误了学生，所以在林纾十三岁时，便把他介绍给专教八股文的朱韦如先生。

在朱先生门下三年，十六岁赴台省亲，学业中断。十八岁返乡结婚。十九岁连逢三丧，哀极病肺，但仍坚持自学：“横山老屋，树古鸱啼，星火荧然，纾挟卷就母、姊刺绣之灯读，必终卷始寝”（《畏庐续集·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

二十岁时得岳父资助，执业陈蓉圃之门，继续学为制举文。但到二十三岁，自课蒙，谋给养，再次辍学。业余从石颠山人学画。

石颠山人姓陈，名文台，字又伯，善诗工画，能写高松及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林纾得山人翎毛用墨法，变之以入山水，山人见而异之，以为孺子能不局于法也（《畏庐三集·石颠山人传》）。所以，林纾在绘画方面也很有成绩，著有《春觉斋论